

張正藩著

中國書院制度考略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張正藩著

中國書院制度考略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


中國書院制度考略

平裝一冊基本定價壹元捌角正
(郵運滙費另加)

編著者

張

正

藩

發行人

熊

鈍

生

本書局
登記證字號
印刷者
發行處

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
臺業字第捌叁伍號
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臺灣中華書局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郵政劃撥帳戶：三九四二一號
Chung Hwa Book Company, Ltd.
54, Chungking South Road, Section 1,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陳序

中國書院制度乃國家教育之所，自宋迄清，歷時千載，其間如宋之白鹿洞，明之東林，清之南菁、尊經、學海，皆由大師碩儒主講，英才輩出，對我國傳統文化之闡揚，文史性理之講習，有極大之貢獻。抗戰時，余主持全國教育行政，曾奉 蔣公之命，延請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擔任復性書院主講，原欲恢復古制，以求復興國學。以上各事，惜無專書紀述，今人已僅知有學校而不復知有書院矣。張正藩兄從事教育，所著「近卅年中國教育述評」一書，聞名於世。乃復以古代書院之講學精神，有非現代大學所及，曾就其沿革與影響詳加考證，成「中國書院制度考略」一書，自美國加州寄示其書之目錄，囑爲之序。余以書院制度，集文史研究之長，其講學精神，確有可取，且其取因材施教方法，尤合深入研究之道，足供今日教育當局之參考採納，因書數語以爲之介。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吳興陳立夫於臺北

自序

書院之名，初見於唐，本爲修書之所，後世所稱學校式之書院，實始於五代，而成於宋初。此一有組織之民間私學制度，歷經元明清三代而勿衰，對於我國教育、社會、政治及學術思想等方面，均有極大之影響。僅就教育而言，如院址之優美，講學之自由，教訓之合一，以及有教無類，因材施教，注重自動自發之研究精神，若與現代之大學比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。

自南唐昇元間（公元九三七—九四三）白鹿洞書院之建立，至清光緒廿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所有書院均改建爲各級學堂止，歷時凡九六四年。書院雖已成歷史名詞，然其在我國教育史上之地位與價值，並未隨時間而消失。故作者乃就其起源、規制、演變與影響，加以研究，曾先後成論文多篇，散見於國內各刊物。茲擇其中十一篇彙編爲「中國書院制度考略」一書，尚有七篇已分別收入拙著「近卅年中國教育述評」（正中三版）「教育論衡」（商務）及「訓育問題」（商務）中，爲免重災梨棗，不擬再編入本書之內。

本書各文因非同一時間草成，故所述難免重複，而涉獵不廣，內容亦欠充實。顧坊間尙少此類專籍，如因此一小書之梓行，而引起教育學術界之研究興趣，從而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，幸何如之！

書成，承陳資政立夫先生於百忙中賜予序言，謹此誌謝。

自序

中國書院制度考略目次

陳序·····	一
自序·····	一
一、中國書院之起源·····	一
二、宋代的書院·····	一五
三、元代的書院·····	二五
四、明代的書院·····	三三
五、清代的書院·····	四二
六、宋初的四大書院·····	五一
七、明季的東林書院·····	五九
八、書院之特色·····	七五
九、書院講學與學術的關係·····	九四
十、書院史料拾遺·····	一〇八
十一、中國書院制度對韓國的影響·····	一三〇

附錄一、清初講學書院之三大師·····	一三七
附錄二、黃梨洲先生之生平與學派·····	一五三

一、中國書院之起源

一、書院的起源

書院一詞，開始見於唐代。袁子才曰：「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，麗正書院、集賢書院，皆建於朝省，爲修書之地，非士子肄業之所也。」（隨園隨筆卷十四）稽之唐書，斯說誠然。

新唐書百官志：「開元五年，乾元殿寫四部書，置乾元院使，有刊正官四人，以一人判事。押院中使一人，掌出入宣奏，領中官，監守院門。知書官八人，分掌四庫書。六年，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，置使及檢校官，改修書官爲麗正殿直學士。八年，加文字直，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。十一年，置麗正院修書學士。光順門外亦置書院。十二年，東都明福門外，亦置麗正書院。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。」

唐六典：「開元十三年，改集賢殿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。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知書官等。集賢院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，以辨明邦國之大典，而備顧問應對，凡天下圖書之遺逸，賢才之隱滯，則承旨而徵求焉。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，著述之可行於代者，較其才藝，考其學術而申表之。凡承旨撰集文章，校理經籍，月終則進課於內，歲終則考最

於外。」

舊唐書玄宗本紀、職官志、列傳，新唐書藝文志、列傳等，均有類似之記載。此外，如

玉海：「開元十一年春，於大明宮光順門外，造麗正書院。夏，詔學士侯行果等侍講周易莊老，頒賜酒饌，學士等燕飲爲樂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，上每嘉賞。院中，既有宰臣侍講，屢承珍異之賜。燕公詩曰：「東壁圖書府，西垣翰墨林，誦詩聞國政，講易見天心。」

根據上引，可見書院之名始於唐代，爲修書之地，非士子肄業之所。安徽通志卷九十二也說：「古講學之地無書院之名，名之立自唐始，麗正，蓬萊，石鼓是也。」近人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亦說：「書院一名起於唐代，本爲修書之所。……古代書籍，既須用竹簡布帛，或賴紙鈔，均不免有缺脫訛誤，故校書之事，甚重要。……既須校書，必賴藏書。故漢有東觀、蘭台、石室、仁壽閣。隋有嘉則殿。至唐則稱爲書院，有麗正集賢諸書院。其地均藏書而兼校書之用。」

總之，書院起於唐代，且爲修書之所，觀乎唐書及其他著作，當信而可徵。但書院之名，是否始於唐玄宗時之麗正集賢？即在玄宗之前，是否已有「書院」，且爲「士子肄業之所」？此一問題，似值得探究。

嘉慶四川通志說，遂寧縣張九宗書院建於唐太宗貞觀九年。圖書集成職方典四川學校考

，則說它建於德宗貞元年間，究竟那個年代對，文獻少徵，不能遽下結論。假如嘉慶四川通志的記載可靠的話，張九宗書院，那自然是最早的書院了。同時，則玄宗時之麗正集賢書院，自不能認為是後來書院的不祧之祖了。

張九宗書院年代雖不確定，但它的存在却不容否認。所以拋開麗正集賢書院不管，我們終不能不說唐代已有了便於士民講學的書院。據羣書所述，唐代各地方，除了張九宗書院以外，還有衡陽的石鼓書院，吉水的皇寮書院，漳州的松州書院，江州的景星書院，德安的義門書院等，有二十來座，大致都立於天寶亂後。不過，凡是一種制度，在初起多不會怎樣嚴密，也不會立即盛行。因此，書院之在唐代僅是初立根基，其發揚光大還須等到一百多年以後。

二、書院與禪林制的關係

書院產生的原因固多，但與禪林制度不能說沒有關係，試申論之。

自魏晉以來，佛教信徒每依山林名勝之處，建立叢林，勤修禪道。每一座叢林，設「長老」或「住持」一人總其成。下分東西兩序，東序司總務，西序司教務，其下尚有職員贊助。講學分爲五種，分期舉行。一曰講經，多在夏節舉行；二曰小參與晚參，「小參」指平時隨時開講，在夜間舉行者爲「晚參」。「參」即聚衆開示，有益於參禪；三曰「普說」，爲

普通討論之集會；四曰「朔望及普茶」，爲茶話會性質；五曰「入室請益」，是學者個人向長老問道。（周予同中國學校制度）

禪林爲有組織之佛學研究所，與書院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，故每論及書院制度之形成，多謂受唐及五代士人讀書山寺及禪林精舍的影響。

盛朗西曰：「蓋儒生學者遭唐宋五代百十餘年之摧毀，未能痛快以講學，斯時即有一種向學之要求。而其規制，則不免受當時佛教禪林制度之影響。」（中國書院制度）

陳東原曰：「自漢末佛教入中國，至魏晉而盛。……迄於唐代，佛法大昌。自魏以來，佛徒每依山林名勝之區，建立叢林，勤修禪道。……精舍之名亦作始於漢末，通行於魏晉，……精舍之特點，即在清靜潛修。此種事實，顯示於儒者之徒，覺無論個人修學，以及教育青年，俱無需專恃官家之興學。山林間曠，州郡鄉邑，固隨處可爲讀書肄業之所。」（中國教育史）

嚴耕望曰：「名山古剎既富藏書，又得隨僧齋餐，此予貧士讀書以極大方便。當時政府不重教育，惟以科舉招攬人才。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，聚讀山林，蔚爲時風。致名山巨剎，隱然爲教育中心之所在。五代兩宋書院制度，蓋亦萌於此歟？」（唐人多讀書山寺，大陸雜誌二卷四期）又說：「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況，繼續發展，臻於鼎盛，此亦助長讀書山林之風尚。……寒士出身既惟有勤習詩賦以取進士科第，而貧無特營山居之資，勢必借寓

寺院靜境以爲習業之所。……由此言之，宋代書院制度，不但其性質由唐代士子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演進而來，即『書院』之名稱，亦由此種風尚所形成，宋人承之而大規其制，以爲羣居講學之所耳。」（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，民主評論五卷廿三期）

徐鉉「陳氏書堂記」中曾云：「稽合同異，別是與非者，地不如人；陶冶氣質，漸潤心靈者，人不若地；學者察此，可以有意於居矣。」（全唐文八八八）此言誠是。按稽同異，別是非，乃經學所矜重；陶氣質、潤心靈，乃習文之津途。一重人，故覓師；一重地，故擇勝。唐中葉以後，人務詩賦以取進士，宜其擇山林寺院之勝地，以爲習業之所矣。

綜上所引，可知書院與禪林精舍有極密切之關係。六朝以還，此風愈盛，而僧道又各有精舍，以授其徒，此乃書院之前身。但亦有人對書院受禪林精舍影響一節，則持不同之意見。如陳道生先生在其「中國書院教育新論」中引黃建中氏言以指其非。

「是時儒家私學，固未形成書院之制；而孔子故所居堂，弟子內，後世因廟置琴、書、車、衣服、禮器，漢初諸生猶以時習禮其家；武帝末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秦舊書，皆古字。此未始非書院之濫觴焉。後漢祭彤從明帝東狩，過魯；帝坐「孔子講堂」，顧指「子路室」，謂左右曰：「此太僕之室；太僕，吾之禦侮也。」「孔子講堂」似即「孔子故所居堂」，「子路室」似即「弟子內」之一。漢儒講學，有「精舍」，或「講舍」。劉淑隱居，立精舍講授，諸生常數百人；劉梁大作講舍，朝夕自往勸誡。晉常璩華陽國志稱：漢文翁爲蜀守

，立文學精舍、講堂、作石堂……文翁講堂，劉梁講舍，雖均爲官學，實皆本於孔子講堂；而劉淑精舍固私學，則依倣「文翁精舍」者也。晉釋慧遠法師，本姓賈氏，少爲諸生，博綜六經，尤善老莊，……受業於道安。其後輾轉到潯陽廬山立「龍泉精舍」，號東林。出禪戒典百卷。居山卅年，與名儒及其弟子結白蓮社，率衆至百二十三人。於易理、詩義、喪服無不精。遠公逃儒入禪，殆意有所託；其精舍禪林，蓋遠效文翁，近則劉淑，要亦師法孔子之杏壇設教；得之叢林清規，實肇始於此。時人多謂宋元書院制度脫胎於禪林，嗣其反矣。（黃建中中國文化論第一集，先秦學校制度與教育理論）

陳道生先生不僅引黃建中氏言，駁陳東原氏之論；並且不贊同嚴耕望氏主張，又引典籍證明精舍、石室爲漢儒授徒之所，其往往至數百千人，結論爲「石室精舍，本爲前儒講習之地，至此釋徒遂廣爲襲用，而此時佛教精舍之盛，又可見其正承漢魏私人授徒遺風而來。」（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）

要之，書院與禪林精舍的關係，仁智互見，不便遽下結論，個人則比較傾向於孫彥民先生所說：

「誠然，宋儒講學書院之中，乃繼承漢魏私人授徒遺風而來；禪林精舍之制度亦受儒家講學之影響。唯書院制度之建立，仍不能不謂受佛門制度之刺激，其理由有三：

（一）宋儒之學，思想內容，雖承繼儒家經典，而思想方式受佛學影響甚大。

(二) 書院制度與禪林制度有類似之處，人所共知。現雖無法尋求書院模倣禪林之證，然却可找出建立書院之對比心理，此可由朱子重建白鹿洞時之語證之。

(三) 宋時書院多建於風景秀麗之地，不似先儒授徒之在私宅，却類佛寺禪舍之建於山明水秀之鄉。

由上述三點看來，謂宋代書院之建立，受士人讀書山寺及禪林制度之影響，當比斷言二者無關較合情理。」（詳見前書）

三、宋初的有名書院

書院一名，起於唐代，本爲修書之所，前已言之，至後世所稱學校式的書院，實始於五代，而成於宋初。宋初有號稱四大書院者，各書所載，微有異同。馬端臨「文獻通考」以白鹿、石鼓、應天、嶽麓爲四大書院，而云嵩陽、茅山，後來無聞。王應麟「玉海」則以白鹿、嶽麓、應天、嵩陽爲四大書院，似根據呂祖謙「鹿洞書院記」所稱「嵩陽、嶽麓、睢陽（即應天府書院）及是洞（指白鹿洞書院）爲尤著，天下所謂四書院是也。」王圻「續通考」亦以「玉海」所云四大書院，有嵩陽而無石鼓，認「玉海」爲正。後世或從王說，或從馬說，迄無定論。但宋初海內的大書院實有六所（見下），因該六所書院，曾先後受過朝廷褒獎之故。

白鹿洞書院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（九七七）賜書。（玉海作三年）

嵩陽書院 太宗至道二年（九九六）賜額及書。（續通考作元年，河南通志登封縣志作三年）

應天府書院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（一一〇一）賜額。

嶽麓書院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（一一一五）賜額及書。

茅山書院 仁宗天聖二年（一一二四）賜田。

石鼓書院 仁宗景祐二年（一一三五）賜額。

關於以上六所書院之建置，依羣書所載，大略如下：

白鹿洞書院 唐貞元中（七八〇—八〇四），李渤與兄涉隱於此。南唐昇元中（九三〇年左右）建學置田，號「廬山國學」。宋初始置書院。

院在江西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峯下。唐李渤與兄涉讀書廬山，常畜小白鹿自隨，因以名洞。南唐於此建學，宋初始置書院，後廢。朱子知南康軍，重建復之，講學其地。明清兩代皆建書院以課士。（辭源）

書院以白鹿洞爲最早。白鹿洞南唐時號爲廬山國學，「南唐書」記之較詳。陸游「南唐書」：朱弼字君佐，建州人。舉明經第一，授國子助教，知廬山國學。盧絳、蒯鰲、諸葛濤飲博不逞，患苦諸生，學官依違無敢問者。及弼至，一切繩以禮法，每升堂講說，座下肅然。

，絳等亦愧服引去。徒自四方來者，數倍平時。國亡，補衡山縣主簿，秩滿，求爲南嶽廟令，卒。

陳舜俞「廬山記」：南唐昇元中，因洞建學館。置田以給諸生，學者大集。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，掌其教。

朱熹「知南康軍榜文」：按國經，白鹿洞學館，雖起南唐，至國初時猶存舊額，後且廢壞。

「白鹿洞志」：白鹿洞者，唐李渤讀書處也。初貞元中，渤與其兄涉俱隱廬山，而渤養一白鹿甚馴，行常以之俱隨，人因稱爲白鹿先生，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。寶歷中，渤爲江州刺史，卽所隱地創台榭，以張其事，而鹿洞遂盛聞於人矣。其後唐末兵亂，郡學校廢壞，高雅之士，往往讀書講藝其中。南唐昇元中，始建爲學，置田聚徒，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，名曰廬山國學。四方之士受業而歸，出爲世用，名績彰顯者甚衆。

「玉海」：白鹿洞，南唐昇元中，因洞建學館，置田以給諸生，學者大集，以李善道爲洞主，掌教授，當時謂之白鹿洞國庠。

除白鹿洞外，睢陽嵩陽建置亦甚早。

應天府書院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（一〇一〇），應天府民曹誠卽戚同文舊居建。

應天府書院卽睢陽書院，原爲睢陽戚同文先生講學之所。時晉末衰亂，睢陽先生絕意祿

仕，將軍趙直爲築室聚徒；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。宋祥符間，府民曹誠卽同文舊居旁，造舍百餘間，聚書數千卷，延生徒講習甚盛，詔賜額爲應天府書院。（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引）

宋史「戚同文傳」：戚同文字同文，宋之礎丘人。時晉末喪亂，絕意祿仕，且思見混一，遂以同文爲名字。楊懿嘗勉之仕，同文曰，長者不仕，同文亦不仕。懿依將軍趙直家，遇疾不起，以家事託同文，卽爲葬三世數喪，直復厚加禮待，爲築室聚徒，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。登第者五六十人，宗度、許驪、陳象輿、高象先、郭成範、王礪、滕涉皆踐台閣。

「通考」：院在河南商邱縣城西北隅。宋眞宗祥符三年（一〇一〇）應天府民曹誠卽戚同文舊居建屋百五十間，聚書數千卷，博延生徒，講習甚盛。府奏其事，詔賜額曰「應天府書院」。命奉禮郎戚舜賓（同文嫡孫）主之，仍命本府幕職官提舉，以曹誠爲助教。

嵩陽書院 五代周時（九五〇——九六〇）建。宋至道三年（九九七）賜名太室書院。景祐二年（一〇三五）更名嵩陽書院。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南麓，五代周時建，初名太室書院，宋更名，與睢陽（應天書院）、白鹿、嶽麓，號四大書院。明末圯，清時重修。（辭源）

「續通考」：嵩陽書院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下，五代時建。

登封縣志：嵩山書院在太室南。舊志卽太室書院，五代周時建。宋志道三年，賜名太室